

回鄉

4C 陳子怡

天氣寒冷，室內外的溫差使窗子起了薄霧。世界變得朦朧，景色也模糊起來了。我伏於窗前，用手小心翼翼地略微顫抖地在玻璃上寫下「奶奶」二字，再強忍着心中的酸意，抿着嘴，拿袖子把它輕輕擦掉。霧氣散去的窗外，是公路上不斷呼嘯而過的樹影，我懷揣着一股不能言說的悲傷，再次踏上了這片故土。

這次回鄉的原因是我不想面對的。葬禮和收拾遺物的「任務」為此次行程添了一抹哽在心頭的沉重。家鄉的路盡是泥濘，棕褐色的土地包裹着人們隨手扔棄的垃圾。剛下的一場大雨軟化了土地，濕漉漉的軟泥混着寒氣，鑽進了鞋子裏，腳底一片冰涼。這條進村的路很長，長長的絨呢大衣與鞋襪早已沾滿了泥，乾了後在衣物上結成褐色的小土塊。可我早已無心記掛與在乎這些，匆匆地走着，在泥路上留下一個個深刻的腳印。

村口的老榕樹依舊青綠，和旁邊早已光禿禿的樹枝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我走過去坐在樹下的椅子上，鐵制的凳子有點冰涼，凳旁還有我兒時所貼的幼稚貼紙。記得小時候總愛纏着奶奶到村口的小書店買故事書，不為什麼，就只是單純地想要裏面的小貼紙贈品。奶奶總會省下父母給的家用，拿着那幾張皺巴巴的錢替我買下一本又一本嶄新的繪本書，然後坐在這樹下替我講書裏面的小故事。當時我覺得奶奶特別厲害，我不認識的字她都認識，而在樹下聽故事也成了我每天最大的盼頭。

「走了，我們去祖屋看看。」媽媽溫溫柔柔的聲音把我從回憶裏抽出來。我小聲的哦了一句便起身朝村內走去。村裏面和以前沒有什麼變化，矮矮小小的土屋依舊錯落地在這村頭立着——就是不少雞舍空了，不少田地荒了，不少屋子也人走茶涼了。村子失去了以往的吵鬧，再也沒有頑皮的小孩在屋與屋之間嬉鬧奔

跑，昔日三姑六婆齊聚在門前打麻將的碰撞聲也不復存在了，剩下的只有當年那張有點矮的黃色摺疊桌，但它四周的膠邊也有點脫落了，桌面泛起了黑點。

祖屋外的白蘭花樹花謝得差不多了。我悄悄拾起地上那僅剩的幾朵未黃的花，捧在手心裏深嗅。記憶裏的味道誘出了我心底裏對奶奶最大的懷念。奶奶是最愛白蘭花的人了，院子裏的三棵白蘭花樹均出自她手。奶奶的身上常年有股淡淡的白蘭花香味，是種很溫婉的香，小時候伏於她大腿上的時候，總是習慣嗅着這股香味來入睡。可現在卻只剩下……我不敢再想下去了，我把思緒甩開，走向祖屋門口。

推開那鏽跡斑斑的鐵閘，鏽味充斥了我整個鼻腔。木門早已朽爛，伸手去推時扎到手指上的木刺提醒着我時間的流逝，萬物皆在變。拔出木刺時，血珠從柔軟的指腹中湧出，清晰的痛感讓我奔到熟悉的櫃子裏翻出藥箱來。每一盒藥上依然有奶奶清秀的字體，寫着注意事項或是每日幾顆。我也顧不上什麼過期沒過期的，一張繃帶應該沒關係吧？就此貼上手止住了血。回過神來環顧整個客廳，擺設一絲沒變，就是落了點灰，不再一塵不染。那部貼滿可愛貼紙的老舊黑白電視與開始發霉的紅木沙發，還有那張有黃色小鴨毯子的編織搖搖椅，通通都是我在童年時生活過的痕跡。

我不敢再去看這些舊物，不敢再去想沒有了奶奶的回憶。我匆匆收拾好所有遺物，小心翼翼地放進袋子裏，連同之前寫給奶奶的信，包好，緊抱着，走出了屋。我把臉側過去，用肩膀擦乾眼淚，不讓淚珠滴到盒子上，因為聽說這樣奶奶會走得不安心。我最後回頭看了一眼，泛黃的牆合着暗淡了的紅磚色屋頂，棕褐色的門底端起了點點霉，推拉的窗泛起了灰與霧，看不清屋內，門口的白籬笆倒了兩條……。這最後的模樣，我會記住，牢牢地記住。無論昔日如何，如今怎樣，這始終是有過奶奶的地方，始

終是埋着我童年記憶的地方。

汽車再次發動，在爛地上滾起濕泥。這次前往的是葬禮。告別故居後，我好像有點釋懷了，就一點吧！我會記住故居的模樣，我也會記住所有奶奶的好，牢牢地記住，牢牢地藏心裏。有些事情終究會離去，時間總會讓一切面目全非。既然無法改變也無法阻止，那就存好回憶。她會永遠笑靨如花地存在於我的記憶裏面，永遠地。

車窗的霧依舊使一切朦朧，這次我寫下的是謝謝。謝謝奶奶帶給我曾經的一切，但願她能走好，畢竟她總是善良的。這次的字我沒擦掉，就讓這個「謝謝」伴隨葬禮的完成，但願奶奶在最後一刻走的時候經過然後看到。